

丙三 密說

丁一 密論自證

(p.253)爾時，須菩提問諸比丘言：『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』？諸比丘言：『佛所說法，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』。又問：『誰為汝師』？答言：『我師先來不生，亦無有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從何聞法』？答言：『無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從是聞法』。又問：『云何聞法』？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習行何法』？答言：『不為得故，不為斷故』。又問：『誰調伏汝』？答言：『身無定相，心無所行，是調伏我』。

此下『密說』一科，從文段來說，這是五百比丘回來，須菩提與他們作一連串的問答。他們本著自證的心境而答覆，正如中國禪者的作風一樣。因他們的密說自證法門，使法會大眾得益不少，所以別出此一科，以明正化、巧化以外，還有這密化一途。¹這一連串問答，可分三段：

一、六番問答，問修學歷程：

1、須菩提問諸比丘言：『汝等去至何所？今何從來』？諸比丘言：『佛所說法，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』。

那「時，須菩提」見五百比丘回來了，心裡不免希奇，當然大眾都有此感。如來曾命須菩提去勸他們回來，自己無能為力而謙辭了。現在他們卻自己回來了，這裡面定有一番因緣，所以就「問諸比丘」：「汝等」離此而「去」，是到「何所」在？「今」又「從」「何」處「來」？這是想從他們的去處，以了解他們為什麼回來。

「諸比丘」卻本著自證的心境作答：「佛所說」的，一切「法無所從來，去」時也「無所至」。不見一法有來處，不見一法有去處。佛說『不來不去』；或說『不來而來，去無所至』。²一切本來如此，怎麼問我們的來蹤去跡呢？

¹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1：「要得二乘果，必須學般若，這固然是三乘同入一法性，也即是解脫生死的不二門——空無我慧。然也就是密化二乘，使他們聽聞大乘勝法，久久熏習成熟，即可宣告「汝等所行是菩薩道」，而迴心向大了。所以般若是「通教三乘，但為菩薩」。」

²〔1〕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，大正2，651c20-26：「梵志聞此語已歎未曾有，即白佛言：我今觀此蟻子之蟲，所從來處，皆悉知之。鳥獸音響即能別知，此是雄，此是雌。然我觀此阿羅漢，永無所見，亦不見來處，亦不見去處。如來正法甚為奇特，所以然者？諸法之本出於如來神口，然阿羅漢出於經法之本。」

〔2〕《增壹阿含經》卷49，大正2，819c5-24：「不起於色，亦不依色而起於識。不起於聲，不依聲而起於識。…。無有我、人、壽命、士夫、萌兆、有形之類。若眼起時，亦不知來處；若眼滅時則滅，亦不知去處。無有而眼生，已有而眼滅，皆由合會諸法因緣。…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。無有而生，已有而滅，亦復不知來處，亦不知去處，皆由合會諸法因緣。是謂長者，名為空行第一之法。」

〔3〕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63：「一般以為來去是動的，沒有來去，那即是不來（不去）的靜止了。」

2、又問：『誰為汝師』？答言：『我師先來不生，亦無有滅』。

須菩提聽了，立刻意會到他們有了深徹的契入，這一定從誰聽法修學了。所以「又問」：那「誰為汝」等的「師」長？

比丘們「答」道：說起「我」們的「師」長，那是「先來不生」，以後也「無有滅」。這是說：佛弟子以法為師，此外還有什麼師呢？法性本來不生滅，我們就這樣的依法、順法而修證罷了！

3、又問：『汝等從何聞法』？答言：『無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，從是聞法』。

須菩提聽懂他們的意思，依正法為師，「又問」：那「汝等從何」而「聞法」呢？這是說：你們從什麼處悟入？

諸比丘「答」：

◎「無有五陰」——五陰即五蘊的舊譯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為五陰，陰是聚集義。

◎無有「十二入」——入是處的舊譯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，為內六入；

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，為外六入。內外六入，為識所因處，所以叫入。

◎無有「十八界」，界是類別義。十二處加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，總名十八界，即一一法有十八類別。

諸比丘的答意是：無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；也就是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性空不可得，我們「從是」而「聞法」悟入。蘊、界、處三科，為佛對眾生的分析，以明我我所不可得。或者又執著蘊、界、處為實有自性，不解性空，所以如來說法，如本經的中道正觀，都以觀蘊、處、界空為方便；諸比丘也是這樣的聞思而悟入。

4、又問：『云何聞法』？答言：『不為縛故，不為解脫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你們到底為了什麼——為斷煩惱嗎？為了生死嗎？為得解脫嗎？為成佛嗎？到底為什麼去「聞法」，觀空而悟入呢？

諸比丘「答」道：我們「不」是「為」了繫「縛」，也「不」是「為」了「解脫」而聞法。這意思說：煩惱本性空寂，本無所縛，怎麼為這繫縛的斷除而聞法？解脫

其實，不來（不去）即是住；如沒有來去的動相，那裡還有不來不去的靜止相！緣起法中，靜不能離動，離動的靜止不可得；動也不離於靜，離靜的動相也不可得。來與不來，無非是依緣假合，在通達性空離相的聖者，是不會自以為是不來的。」；

[4]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31：「如來「即諸法如義」的正覺；來去坐臥都不過性空如幻，那裡有來者去者可得？法法性空如幻，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；不來相而來，無去相而去，徹見無我法性——如義，這才名為如來。」

也本性空寂，怎麼為這解脫的求得而聞法呢？這正是『不除妄想不求真』³了。

5、又問：『汝等習行何法』？答言：『不為得故，不為斷故』。

須菩提接著「又問」：修證的動機，是已經明白了。但「汝等習行何法」而得入呢？

諸比丘「答」道：我們所修行的法門是：「不為」了有所「得」，也「不為」了有所「斷」。無所得、無所斷的法門，不是別的，就是般若波羅密。

6、又問：『誰調伏汝』？答言：『身無定相，心無所行，是調伏我』。

須菩提知道他們已得調伏，如牧牛調馬，⁴已馴順如法，所以「又問」：「誰調伏」了「汝」等呢？

諸比丘「答」道：誰能調伏誰呢？只是通達「身無」決「定相」，「心無所行」——沒有所緣慮的影像。身空心寂，就「是」這樣的「調伏」了「我」們。換句話說：因身空心寂而得調伏。

(p.257)又問：『何行心得解脫』？答言：『不斷無明，不生明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為誰弟子』？答言：『無得無知者，是彼弟子』。又問：『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』？答言：『猶如如來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當入』。又問：『汝等已得已利耶』？答言：『自利不可得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所作已辦耶』？答言：『所作不可得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修梵行耶』？答言：『於三界不行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』。又問：『汝等煩惱盡耶』？答言：『一切諸法畢竟無盡相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破魔耶』？答言：『陰魔不可得故』。

二、八番問答，約究竟解脫作問，

1、又問：『何行心得解脫』？答言：『不斷無明，不生明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你們是心得解脫了；但是以「何行心」——什麼心行「得解脫」呢？以貪心得解脫，還是以無貪心得解脫？以瞋行心、癡行心得解脫，還是離癡心

³ 唐·玄覺撰《永嘉證道歌》，大正 48，395c9-16：「絕學無為閒道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，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法身覺了無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，五陰浮雲空去來，三毒水泡虛出沒，證實相無人法，剎那滅卻阿鼻業，若將妄語誑眾生，自招拔舌塵沙劫，頓覺了如來禪，六度萬行體中圓，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，無罪福無損益，寂滅性中莫問覓。」

⁴ 《成佛之道》，p.115-116：「調」是調伏，調柔，人心如慵悞的劣馬，不堪駕御；又如惡性牛，到處踐踏禾稼，必須加一番調練降伏功夫，使心能伏貼溫柔，隨自己的意欲而轉，所以古來有『調馬』，『牧牛』的比喻。」

得解脫呢？這是都不能得解脫的。如說貪心，貪心是煩惱，怎麼能得解脫？如說離貪心，離貪心就是解脫，怎麼能得解脫？難道解脫心又得解脫嗎（這些，並如中觀法門所明）？

比丘們約明無明作「答」：「不斷無明」，也「不生明」。煩惱本無所斷，般若（明）本來不生；這樣的通達，即得解脫。所以非無明心行，也非明心行。

2、又問：『汝等為誰弟子』？答言：『無得無知者，是彼弟子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究竟解脫的聲聞，是依師的（如中國禪者，即使悟入了，也要求師印證）；「汝等」不在佛的法會中得悟入，那你們是「誰」的「弟子」呢？

諸比丘「答」：凡「無得無知者」，我們就「是」他的「弟子」。無得，是無有法而可證得；無知，是無智為能證。無知無得，即理智一如的聖證。⁵聖者是理和同證，心心相印，所以誰能無知無得，誰就印證了我們，我們為他的弟子。

3、又問：『汝等已得，幾何當入涅槃』？答言：『猶如如來所化入涅槃者，我等當入』。

⁵〔1〕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，大正8，271c7-17：「舍利弗言：『如須菩提所說，無知無得。』須菩提言：『有知有得不以二法。今以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得，世間名字故，有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諸佛。第一實義中無知無得，無須陀洹乃至無佛。』」

「須菩提！若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得，六道別異亦世間名字故有；非以第一實義耶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舍利弗！如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得，六道別異亦世間名字故有；非以第一實義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第一實義中無業無報、無生無滅、無淨無垢。」

〔2〕《大智度論》卷53，大正25，439a7-14：「佛經說二法攝一切法：若有為、若無為；生者有為，無生者無為。今須菩提離此二法，云何當說得道事？」作是念已，問須菩提：「無有得道事耶？」須菩提是大阿羅漢，行無諍三昧第一，但為菩薩故說是無生，「汝云何當作邪見，說無得道者！」是故言「有知有得」——「知」、「得」者即是得道果之別名。

須菩提恐違前語故，言不以二法故，但為世俗故說有須陀洹乃至佛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實無我相，今用我分別須陀洹乃至佛，是世俗法。」

〔3〕《無諍之辯》，p.129-130：「性空是不礙緣起的，緣起的即但是假名，這又是中觀的特義。唯識者析別為假名有的（遍計所執性），自相有的（依他起性）二類。中觀者的世俗安立，雖有正倒二類，但都是假名有（即是無自性的）。如說：『云何不壞假名而說諸法相？……如佛所說，諸法但假名』。所以，「以世間名字故有知有得（證）」，世間名字故有須陀洹乃至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諸佛，第一實義中無知無得，無須陀洹乃至無佛。……六道別異，亦世間名字故有，非以第一義。……第一實義中，無業無報，無生無滅，無染無淨」。世間名字故有，是說：染淨因果，凡聖迷悟，這一切，惟有世俗名言識（通後得智）所得的假名；如以正理觀察而求自性有，自相有法（勝義有），即都不可得。如以為非假名有，經過智慧的抉擇，完全不能成立。經說「唯名，唯表，唯假施設」。假名，梵語本為假施設義。不由自性自相而有，依於因緣觀待，現為如幻如化的假有。假名有，並非說實有此名，是說：「如是一切，但以名字故說。是諸名字，亦不生不滅，非內非外非中間住」。問者疑為「唯名之執實說」，出於誤會。此絕無自性的但有假名，在世諦中法相條然，所以「名假施設（名句），受假施設（如人如柱），法假施設（如十八界），應當學」。」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「汝等」已得究竟解脫，那「幾」時「當入涅槃」呢？涅槃為畢竟空寂性的現證。入涅槃，聲聞法以為阿羅漢最後死了，不再受生死，而契入畢竟不生的寂滅性。

須菩提以此相問，諸比丘「答」道：「猶如如來所化」的化人「入涅槃」了，那「我等」也「當入」涅槃。但是，如來的所化，如幻如化，幻起而無所從來，幻滅而無所至。幻性本空，示現生死而不落生死，不落三世。這樣的化人，有什麼涅槃可入？還有什麼時間呢！比丘們現證寂滅，達一切如幻如化，就是『涅槃亦復如幻如化』⁶，這有什麼定相可問呢？

4、又問：『汝等已得已利耶』？答言：『自利不可得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這樣，「汝等」是「已得已利」了！聲聞以自己的生死解脫為已利，須菩提也就這樣的問。

諸比丘「答」：已利嗎？有自己才可說已利；不見有自己可得，那有什麼已利呢？所以說：「自利不可得」。其實，這才真能得自利呢！聲聞證究竟果，都以四句話來表示自己的證境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』。

5、又問：『汝等所作已辦耶』？答言：『所作不可得故』。

以下，須菩提就以其中二句來「問」：「汝等所作」的證涅槃事，「已」成「辦」了嗎？

諸比丘「答」：「所作」是「不可得」的。沒有所作可得，這才成辦了自己的所作。

6、又問：『汝等修梵行耶』？答言：『於三界不行，亦非不行，是我梵行』。

⁶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，大正8，276a-b：「爾時，諸天子心念：『應用何等人聽須菩提所說？』須菩提知諸天子心所念，語諸天子言：『如幻化人聽法，我應用如是人。何以故？如是人無聞、無聽、無知、無證故。』諸天子語須菩提：『是眾生如幻、如化，聽法者亦如幻、如化耶？』」「如是！如是！諸天子！眾生如幻，聽法者亦如幻；眾生如化，聽法者亦如化。諸天子！我如幻、如夢，眾生乃至知者、見者，亦如幻、如夢。諸天子！色如幻、如夢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如幻、如夢。眼乃至意觸因緣生受，如幻、如夢。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，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，如幻、如夢。諸天子！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如幻、如夢。須陀洹果如幻、如夢，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道，如幻、如夢。諸天子！佛道如幻、如夢。』爾時，諸天子問須菩提：『汝說佛道如幻、如夢，汝說涅槃亦復如幻、如夢耶？』須菩提語諸天子：『我說佛道如幻、如夢，我說涅槃亦如幻、如夢；若當有法勝於涅槃者，我說亦復如幻、如夢。何以故？諸天子！是幻夢、涅槃，不二不別。』」

※《大智度論》卷55，大正25，448c-449a。

「又問」：「汝等」已「修梵行」嗎？上問證滅，此問修道。

諸比丘「答」：「於三界」法而「不行」，也「非不行」，這「是我」們所修的「梵行」。如有行可修，行於三界，那是生死行；如什麼都不行，那也就不成修行，所以非行非不行。

7、又問：『汝等煩惱盡耶』？答言：『一切諸法畢竟無盡相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「汝等」的「煩惱」，都斷「盡」了嗎？

諸比丘「答」：「一切諸法」空寂，「畢竟無盡」滅「相」可得；煩惱也一切法所攝，怎麼可說盡呢！

8、又問：『汝等破魔耶』？答言：『陰魔不可得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「汝等破魔」了嗎？魔是惡者，為生死法的攝屬者。究竟解脫，即不落魔界，所以說破魔。魔有煩惱魔、陰魔、死魔、天魔四類⁷，這裡約五陰魔說。五陰——五蘊為生死法，眾生取著五蘊，從蘊生取，不離生死，所以說五陰為魔。

現在諸比丘「答」道：「陰魔」性空「不可得」，就這樣的破了陰魔。

(p.253)又問：『汝等奉如來耶』？答言：『不以身心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住福田耶』？答言：『無有住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斷於生死往來耶』？答言：『無常無斷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隨法行耶』？答言：『無礙解脫故』。又問：『汝等究竟當至何所』？答言：『隨於如來化人

⁷〔1〕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51，大正 2，827a20-22：「云何比丘而降四？於是比丘降身魔、欲魔、死魔、天魔，皆悉降伏。」

〔2〕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〈魔事品第 46〉、〈兩過品第 47〉卷 13-14，大正 8，318b-323a。

〔3〕《放光般若經》〈覺魔品第 47〉、〈不和合品第 48〉卷 10-11，大正 8，72c-76b。

〔4〕《大智度論》卷 56，大正 25，458c：「如《經》說魔有四種：一者、煩惱魔；二者、五眾魔；三者、死魔；四者、自在天子魔。此中以般若力故，四魔不能得便；得諸法實相，煩惱斷則壞煩惱魔，天魔亦不能得其便；入無餘涅槃故，則壞五眾魔及死魔。」

〔5〕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84-185：「四魔是：(一)、煩惱魔，這是眾生心中的魔，由此障礙一切功德善法。(二)、五蘊魔，眾生的有漏身心，雜染不淨，即是魔。有身即為饑渴冷暖等所困惱，有心即起種種煩惱。(三)、死魔，發心修行，每因無常到來，使善法不得成就，故稱死為魔。也可說：死為大苦惱事，所以是魔。(四)、天魔，即他化自在天。前三魔，即眾生自己的有漏身心，後一才是外來的。現在，佛斷盡一切煩惱，即降伏煩惱魔。得法身，即降伏蘊魔。清淨法身，無為常住，即降伏死魔。得不動三昧，神通自在，即降伏天魔。四魔都降伏了，所以如來超「出一切世間」。若屬世間，即落於魔數。」

所至』。

三、五番問答，約解脫以後作問：

1、又問：『汝等奉如來耶』？答言：『不以身心故』。

經上來的問答，已表示諸比丘已確實究竟解脫，所以須菩提「又問：汝等奉如來」嗎？奉是承事供養的意思。佛弟子從佛出家，法恩深極，理應供養承事，以報世尊的法恩。一切供養中，法供養最上。法供養，是依法修行，知法證法，契合如來教化的本懷。

所以諸比丘「答」道：當然供奉如來，但這是「不以身心」的。不是以身體供侍如來；也不是心念佛恩，感激不盡。我們是達身心空不可得，是真奉佛。

2、又問：『汝等住福田耶』？答言：『無有住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「汝等住福田」嗎？阿羅漢，義譯為應供——應受世間的供養。阿羅漢身心清淨，真能受人的供養，能報施主的恩德。凡布施供養阿羅漢的，得大果報，如像種子種在良田裡一樣。所以阿羅漢，住福田位，應受世間的供養。

諸比丘「答」：是的，為眾生作福田，是因為心「無有住」；如有所住著，就不是福田了。從前禪宗有一故事：有婆子建一草庵，供養一位禪者，已二十年。後經婆子的考驗，那禪者還是心有所住，不能佛魔平等，善惡一如。於是放火燒了草庵說：二十年供養了一位光頭俗漢。⁸也就是說：心有所住，就不值得供養，不名福田。

3、又問：『汝等斷於生死往來耶』？答言：『無常無斷故』。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那「汝等」已「斷於生死往來」，不再受生死了？

諸比丘「答」：一切法「無常無斷」，生死也無常無斷。這對世俗來說，既不是常在生死，也不是斷盡生死；這有什麼往來不往來呢！這在大乘，即於畢竟空寂中，悲願內熏，盡未來際而不離生死。如是聲聞乘，就於畢竟空寂中，一切戲論永息。

4、又問：『汝等隨法行耶』？答言：『無礙解脫故』。

⁸《優婆夷志》，卍新纂續藏 87，卷 1，218c24-219a3：「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，經二十年，常令二八女子送飯給侍。一日令女子抱定曰：正怎麼時如何？庵主曰：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煖氣，女子舉似婆。婆曰：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，遂遣出，燒却庵。」

須菩提「又問」：這樣，「汝等」是「隨法行」了！一切依於法，順於法，與法相應，叫（法）隨法行。

諸比丘「答」：是的！隨法行，不是隨什麼，不隨什麼。法——正法性無在無不在，所以於一切「無礙」而得「解脫」，是隨法行。無礙解脫，也就是不思議解脫，一一無非解脫門。

5、又問：『汝等究竟當至何所』？答言：『隨於如來化人所至』。

須菩提最後「又問」：「汝等究竟至何所」在呢？也就是問究竟的歸趣。現在是解脫了，無所謂了生死不了生死，無所往而不解脫。難道就這樣下去嗎？隨世間法說，總該有一究竟的歸趣。

諸比丘「答」：究竟的歸趣，當然是涅槃了。但涅槃如幻如化，畢竟空寂，實沒有能入所入，能到所到可說。如一定要問究竟，那我們是「隨於如來」所化的「化人」；化人「所至」處，也就是我們所到達處。而化人實無所至，那我們也無所謂究竟到達處了。這五百位比丘，是如來化人所教化的，所以在問答深義中，也就當地風光，以化人為喻。

丁二 時眾開解

(p.263)須菩提問諸比丘時，有五百比丘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。三萬二千人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

一、「須菩提問諸比丘」，諸比丘一一以自證的境地作答，這等於隱密的在宣說甚深法門。所以那「時」就「有五百比丘，不受諸法，心得解脫」，證阿羅漢果。還有「三萬二千」出家或在家「人」，聽了也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」，證得了初果。

二、從這些看來，須菩提起初不願勸化諸比丘，這時又與諸比丘問答，實是在如來教化中，擔負一種助佛揚化的責任。如真以為須菩提不能不知，就誤會了！

甲三 流通分

乙一 問答修學

丙一 普明問

(p.263)爾時，會中有普明菩薩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，當云何住？當云何學？』？

流通分有問答修學，時眾奉行二科。

一、經名之考察

由普明菩薩發起，所以本經又稱普明菩薩會。普明菩薩的問答，是重要的！但在全經中，只是流通部分；所以以普明菩薩為經名，不大恰當。

本經異譯，

(1)《遺日摩尼寶經》，流通分非常簡單，沒有本經流通部分。

(2)《摩訶衍寶嚴經》，與世親菩薩造論所依的《寶積經》本，也與本經不同。流通分由須菩提起問，如來宣說持經功德及身口意各十種清淨。⁹

(3)趙宋譯的《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，流通部分，是綜合了《寶嚴經》（世親所依經本）及本經，也說是普明菩薩問的。¹⁰

這可見本經的流通分，梵本多有不同。因此，以普明菩薩為經名，越覺得不妥當了！

二、大乘學者的真面目

在那「時」，法「會中有」名為「普明（以慧光普照得名）菩薩」的，出來啟「白佛」說：「世尊」！如「菩薩欲學是寶積經」——如來上面所說的寶積法門，應「當」怎樣的安「住」？應「當」怎樣的修「學」？

普明菩薩所提出的——住，是心住於正法，與正法相應而不動。

⁹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，大正 12，200b8-b25：

「是人當得十種身清淨。云何為十？一者死時歡喜無厭，二者眼目不亂，三者手不擾亂，四者心不擾亂，五者身不煩擾，六者不失大小不淨，七者心不污穢，八者心不錯亂，九者手不摸空，十者隨其坐命終。是謂十種身清淨也。」

復次，迦葉！當得十種口清淨。云何為十？一者善音，二者軟音，三者樂音，四者愛音，五者柔和音，六者無礙音，七者敬音，八者受音，九者天所受音，十者佛所受音。是謂十種口清淨也。」

復次，迦葉！當得十種意清淨。云何為十？一者無恚不怒他人，二者無恨不語，三者不求短，四者無結縛，五者無顛倒想，六者心無懈怠，七者戒不放逸，八者意樂布施歡喜受，九者離貢高慢，十者得三昧定獲一切佛法。是為十種意清淨也。」

¹⁰〔1〕《佛說大迦葉問大寶積正法經》卷 5，大正 12，215c：「爾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普光，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世尊！此大寶積正法，令諸菩薩應云何學？應云何住？佛告善男子：所說正法，真實戒行，汝等受持，應如是住，於此正法得大善利。」

〔2〕《大乘寶雲經》卷 7，大正 16，282c：「爾時會中有菩薩摩訶薩名曰普明，在大眾中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世尊！菩薩欲學是寶雲經，當云何學？佛言：善男子！汝當勤心學此經典。何以故？諸佛如來說此寶雲微妙經典，但為實行有善根者大利益故。」

——學，是種種修行。

《金剛經》以住、行、降伏其心——三句來啟問；¹¹本經以住、學來啟問。

據如來的開示來說，如來是綜合的答覆：應這樣的住心而修學。這是菩薩的修學法，所以在這流通分中，清楚地顯出了大乘學者的面目。這所以在本經中，雖屬流通，也是非常重要。

丙二 如來答

丁一 不住相學

(p.265)佛言：『菩薩學是經，所說皆無定相而不可取，亦不可著。隨是行者，有大利益。

如來開示修學的方法有四，

一、不住相學：

「佛」說：「菩薩學是」寶積「經」，應該是這樣的。對如來上面「所說」的一切，能信解「皆無定相」，如幻如化「而不可取」的；不可取，也就「不可著」。取是持取，著是堅持不捨。

但這不是說，可取而不要取，可著而不要著，是說本沒有可取可著的。如夢中的忽貪忽瞋，覺得不應起貪瞋，因為並沒有可貪可瞋的真實存在。如菩薩能「隨」順這不取不著相而修「行」，那就「有大利益」。不但能得己利，而且自他兩利，福慧具足。

丁二 大精進學

(p.266)普明！譬如有乘坏船，欲渡恆河，以何精進乘此船渡？答言：『世尊！以大精進乃可得渡。所以者何？恐中壞故』。佛告：『普明！菩薩亦爾，欲修佛法，當勤精進，

¹¹〔1〕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，大正8，273b22-24：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云何應住般若波羅蜜中？何等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？云何菩薩摩訶薩應行般若波羅蜜？」；另參考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6，大正9，689c19-24。

〔2〕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，大正8，748c24-29：時長老須菩提，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『希有世尊！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！世尊！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』

〔3〕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30-31：「什公所譯，唯有此二問。此二——住與降伏，於菩提心行上轉；全經宗要，不過如此住於實相而離於戲論而已。諸異譯，於住及降伏間，更有「云何修行」一問。考無著論，此三問遍通於一切，即於發心——發起行相，及修行——行所住處，都有這願求的住，無分別相應的行，折伏散亂的降伏，與本譯意趣相近。世親釋論，將此三問別配三段文，隔別不融，與本譯即難於和會。」

〔4〕無著《金剛般若論》卷上，大正25，768a28-b8：

「應云何住者：欲願故——欲者正求也，願者為所求故作心思念——顯示攝道。

應修行者：相應三摩鉢帝故——無分別三摩提也——顯示成就道。

應降伏心者：折伏散亂故——若彼三摩鉢帝心散，制令還住也——顯示不失道。」

倍復過是。所以者何？是身無常，無有決定，壞敗之相，不得久住，終歸磨滅；未得法利，恐中壞故。

二、大精進學：

1、佛告「普明」：

譬如有「乘」了一艘「坏¹²船」——雖已造成船形，但還沒製造完密。乘這樣的船，想「渡」過極寬闊而水流又急的「恆河」，你想，這應「以何」等的「精進」努力，來「乘此船」而橫「渡」呢？

2、普明菩薩「答」道：

這是要「以」極「大精進」，才「可」能「得渡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船質太差，河面太闊，「恐」怕船到「中」流，來不及渡河，船就「壞」了啦！

3、「佛告普明」菩薩說：

菩薩也應該這樣的「修」學「佛法」——如上所說的寶積法門。應「當勤」勉「精進」，比起乘坏船渡恆河，要加「倍」的超「過」渡河的精進才行。

為什麼菩薩應有更大的精進？

大寶積法門，如恆河那樣的廣大，本不是一下就能學成了的。而菩薩的身體，也許比坏船更不如呢！佛說：「是身無常」，在息息生滅中，「無有」「定」相可得。身體不斷的變化，什麼時候死，全沒有一定。

所以身體的「壞敗」——變異「相」，是必然如此的；怎麼也「不得久住，終歸磨滅」。人生必有一死，只是遲早而已。

所以在修學寶積法門時，「未得法利」——信解通達悟入正法的利益；有誰能保證，到幾歲一定能悟入呢！這個身體是必壞的，卻又不知什麼時候要壞。如不趁早努力修學，忽而因病死了，要修也來不及了，豈非可惜！

所以死稱死魔，為障道的一大因緣。那麼，如修學而未得法益，不應該特別精進以求悟入嗎？因為正像船到中流，「恐」怕這身體在修學「中」間忽然「壞」了。

4、這是現身急於求得法利的精進；古代中國禪師，很有這種精神。

¹²【坏（ㄅㄞˋ）】：沒有燒過的磚瓦陶器。《說文·土部》：「坏，瓦未燒。」（《漢語大字典》卷1，p.421）

◎有的怕現身不能成辦，所以佛開淨土——彌陀淨土，藥師淨土，彌勒淨土等法門，以確保來生的見佛聞法，成就大乘信心的不退。¹³

◎也有深信因果，雖說死了可惜，而到底善根深植，所學不虛，未來一定能以此而得入，所以只是盡力修學去。

丁三 為眾生學

(p.268)我在大流，為渡眾生斷於四流故，當習法船；乘此法船，往來生死度脫眾生。云何菩薩所習法船？謂平等心，一切眾生為船因緣；習無量福，以為牢厚清淨戒板；行施及果以為莊嚴；淨心佛道為諸材木；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；忍辱柔軟憶念為釘；諸菩提分堅強精進，最上妙善法林中出；不可思議無量禪定，福德業成善寂調心，以為師匠；畢竟不壞大悲所攝，以四攝法廣度致遠；以智慧力防諸怨賊；善方便力，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；四正念處為金樓觀；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以為疾風；五根善察，離諸曲惡；五力強浮；七覺覺悟，能破魔賊；入八真正道，隨意到岸，離外道濟；止為調御；觀為利益；不著二邊，有因緣法以為安隱。大乘廣博無盡辯才，廣布名聞，能濟十方一切眾生，而自唱言：來上法船，從安隱道，至於涅槃，度身見岸，至佛道岸，離一切見。如是普明！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，以是法船，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』。

三、為眾生學：

1、菩薩為眾生而修學一切佛法

我在大流，為渡眾生斷於四流故，當習法船；乘此法船，往來生死度脫眾生。
云何菩薩所習法船？

菩薩的修學佛法，是為了眾生。要利益眾生，就必須自己修治悟入。所以菩薩是為了利他而自利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。如專為了自己這樣那樣，就不是菩薩風格，而是聲聞了。如來開示這一重要的學習法說：

菩薩應這樣的想：「我在」生死「大流」中，為了要「渡」脫生死「眾生」，使他們

¹³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10-11：「大乘的乘，是車乘，可以載運人物由這裡到那裡；佛法可以運眾生從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、佛道彼岸，所以譬喻佛法為乘。佛法中最究竟的，就稱為大乘法。大體說來，凡是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自利利他，以證得佛果為究竟目的：這就是大乘法。大乘即是以成佛為目的而發心去修學的；如以得阿羅漢果為目的而發心去修學，就是聲聞乘，或被貶為小乘。修學佛法的過程，先要對自己所要修學的法，生起信順的心。信順，是對於這種法有了純潔的同情與好感；然後生起信可、信求，乃至到證信。由最初的信順心到證信，佛法都叫做信——信以心淨為性。信，不單是仰信，要從親切的經驗，去完成無疑的淨信（信智合一）。如禪者所說的悟，《阿含經》所說的四不壞信——四證淨，都是淨信；大乘發菩提心，也即是上乘信心的成就；等到徹證大乘法，那就叫淨心地。所以，從淺處說，起信，是要我們於大乘法，起信仰心；從深處說，是要我們去實現他、證實他」。

「斷於四流」——欲流、有流、見流、無明流。¹⁴眾生為煩惱而漂流生死，如在瀑流的漂蕩、洄漩中，不能自脫一樣。所以度脫生死河中的眾生，主要為斷眾生的煩惱；煩惱如瀑流一樣，所以叫四瀑流。¹⁵

要渡生死瀑流中的眾生，應「當」修「習」佛法；而這一切佛法，如能在河流中往來的船隻一樣，所以譬喻為「法船」。學習佛法而有所成就，如有了法船一樣，可以「乘此法船，往來生死」河流。自己依法船而不致陷溺，也就能在生死河中「度脫眾生」。這樣的佛法船，自度度他，是菩薩所應勵力修學的。

那到底什麼是「菩薩所習」學的「法船」呢？這當然是一切佛法。以法為船，所以就以種種佛法功德，來比喻船隻所有的一切。

2、先舉一一的譬喻：

謂(1)平等心，一切眾生為船因緣；(2)習無量福，以為牢厚清淨戒板；(3)行施及果以為莊嚴；(4)淨心佛道為諸材木；(5)一切福德以為具足堅固繫縛；(6)忍辱柔軟憶念為釘；(7)諸菩提分堅強精進，最上妙善法林中出；(8)不可思議無量禪定，福德業成善寂調心，以為師匠；(9)畢竟不壞大悲所攝，以四攝法廣度致遠；(10)以智慧力防諸怨賊；(11)善方便力，種種合集四大梵行以為端嚴；(12)四正念處為金樓觀；(13)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以為疾風；(14)五根善察，離諸曲惡；(15)五力強浮；(16)七覺覺悟，能破魔賊；(17)入八真正道，隨意到岸，離外道濟；(18)止為調御；(19)觀為利益；(20)不著二邊，有因緣法以為安隱。

¹⁴ [1]《眾事分阿毘曇論》卷5，大正26，651b22-28：「云何欲流？謂除欲界繫五見及無明，餘欲界繫結縛使煩惱纏，是名欲流。云何有流？謂除色無色界繫五見及無明，餘色無色界繫結縛使煩惱纏，是名有流。云何見流？謂五見。是名見流。云何無明流？謂愚三界暗無知。如流，軛亦如是。」【按】五見：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禁取。

[2]《成實論》卷10，大正32，320b12-15：「問曰：流中何故別說見流，漏中不說耶？答曰：外道多為見所漂流，是故流中別說。以能漂沒故名為流，能繫三有故名為縛。」

[3]《大毘婆沙論》卷48，大正27，247a。

¹⁵ 《大毘婆沙論》卷48，大正27，247a：

「問：何故名瀑流（ogha）？瀑流是何義？

答：漂激義、騰注義、墜溺義是瀑流義。

漂激義是瀑流義者：謂諸煩惱等，漂激有情令於諸界、諸趣、諸生生死流轉。

騰注義是瀑流義者：謂諸煩惱等，騰注有情令於諸界、諸趣、諸生生死流轉。

墜溺義是瀑流義者：謂諸煩惱等，墜溺有情令於諸界、諸趣、諸生生死流轉。

問：若墜溺等義是瀑流義者，順上分結應非瀑流，彼令有情趣上生故。

答：順上分義，異瀑流義。謂依界、地立順上分結，彼令有情趣上界地故。依解脫道立為瀑流，雖生有頂，而令有情沈沒生死，不至解脫及聖道故。

尊者妙音亦作是說：「雖久生上，而為瀑流之所漂溺，退善品故。」

尊者左受作如是說：「此中增上數行煩惱如瀑流故，說名瀑流。」」

- (一)、修「平等心」，救護「一切眾生」。這一切眾生，「為」成就法船的「因緣」。因緣不具足，造船不能成就。佛法依眾生而起，沒有眾生，也就沒有佛法。所以於一切眾生的平等心，為法船的因緣。
- (二)、修「習無量福」德，主要是清淨戒行。有了清淨戒，那就人間天上，不會墮落。否則自己淪墜惡道，還想救眾生嗎？這無量福德，「為牢」固堅「厚」的——「清淨戒」行，如船「板」一樣，牢固堅厚，不會沈沒。
- (三)、修「行」布「施及」布施的「果」報，在人天中，受種種的富樂自在。就「以」此「為」法船的「莊嚴」，莊嚴即精美的裝飾，富麗堂皇。
- (四)、「淨心佛道」——於佛菩提而生清淨信心（菩提心），「為」成就法船的「諸材木」。這是造作大船的主材，如房屋有棟樑一樣。
- (五)、除上布施、持戒、淨信以外，廣修其他的「一切福德」。這一切福德，「以為」法船所有的，「具足」而「堅固」的「繫縛」。什麼是繫縛？如船隻要有足夠而堅固的纜索，才可以牢繫上岸。
- (六)、修「忍辱」、心性「柔軟」，不失正「憶念」。這樣的柔忍而攝受眾生，正念而不忘佛道，「為」法船的「釘」子，緊密的結合而不致破散。
- (七)、「諸菩提分」，是成就菩提的因素；這都從「堅強精進」中修習成就。這些菩提分法，如造成法船的一切材木；從精進中來，所以是從「最上妙善」的「法林中出」來。
- (八)、修「不可思議」的「無量禪定」：無量是四無量，禪是四禪，定是四無色定，合為十二門禪。以「福德業」所「成」就的這些極「善」靜「寂」，極善「調」伏的定「心」，「以為」造成法船的工「師匠」人。工師的審慎精製，如以定心而成就一切功德。
- (九)、法船是盡未來際的廣度眾生，這是由於「畢竟不壞」——不變異的「大悲」心「所攝」受。依大悲心，而以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——「四攝法」來攝導眾生。悲心是這樣的深徹堅固，四攝是這樣的方便攝受，所以法船能「廣度」眾生，「致遠」——到達極遠的目的地。廣度是化眾生；致遠是成佛道。
- (十)、在法船的往來生死中，「以智慧力」覺照一切，這才能「防」護「諸怨賊」，不為魔外煩惱所壞。

(十一)、從智慧所起的「善方便力」，能「種種合集四大梵行」。四梵行是：慈無量，令一切眾生得樂；悲無量，令一切眾生脫苦；喜無量，見眾生的得福樂而隨喜；捨無量，於一切眾生住平等捨。這方便所起的梵行，「以為」法船的大莊「嚴」。

(十二)、「四正念處」：身念處、受念處、心念處、法念處，「為」法船上的「金樓觀」。什麼是金樓觀？在船的上層高處，建一金屬的樓臺，以便瞭望海中的一切。四念處觀一切法不淨、苦、無常、無我，如金樓觀一樣。

(十三)、「四正勤行、四如意足」，是精進力，定通力，能推進大乘法船，往來生死海，救度眾生，所以如推動船帆的「疾風」¹⁶一樣。

(十四)、「五根」，是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，以慧根為主。所以能「善」巧觀「察」法船所行的航道，遠「離諸」險「曲」的「惡」道，而平安的前進。

(十五)、「五力」呢，那是「強」大的「浮」力，能載重而不致沈沒。

(十六)、「七覺」分能「覺悟」大眾的昏迷，所以「能破魔賊」。如船在海中，能隨時覺察，就不會為海盜等侵襲。

(十七)、八正道，如八條正確的航線。法船進「入八真正道」，就能「隨意到」達涅槃彼「岸」，安穩的上岸遊樂，不會誤入歧途，所以能「離外道濟」。濟是津濟¹⁷，也就是渡頭、碼頭。外道渡頭，即外道教化到達的地方。

(十八)、止與觀，為修行的主要法門。在大乘法船中，以修「止為調御」，即駕駛者。一心一意的駕駛，如制心一處的止。又以修「觀為」真實「利益」，因為唯有正觀，才能得真實的自利利他。

(十九)、這樣的法船，運眾生從此（岸）到彼（岸），又從彼還來此岸，「不著」於生死涅槃的「二邊」，無盡的利濟眾生。

(二十)、「有」無量法門的「因緣法」，圓滿究竟，所以能「為」眾生作「安隱」，能得安樂。

上來二十句，以佛法喻船的一切；以船喻佛法的救度眾生。

¹⁶ 【疾風】：1.急劇而猛烈的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8，p.296）

¹⁷ 【津濟】：1.渡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5，p.1189）

3、菩薩以正法來號召攝受與救脫眾生

大乘廣博無盡辯才，廣布名聞，能濟十方一切眾生，而自唱言：來上法船，從安隱道，至於涅槃，度身見岸，至佛道岸，離一切見。

菩薩應修學佛法，從生死海中度脫眾生，如船一樣。而修學法門得成就的人——菩薩，就如船主一樣。上面說明了法船，以下要說法船的主導者。

菩薩怎樣的宣傳號召，引導眾生來同登法船呢？「大乘」菩薩具備了「廣博」的「無盡辯才」，這對於折伏外道，化導愚蒙，是非常重要的。經說四無礙解：法無礙解，義無礙解，詞無礙解，樂說無礙解。有了這四無礙解，才能說法的辯才無盡。這樣的大菩薩，真的無人不知。菩薩有了這樣的功德，所以德聲「廣布，名聞」十方，也就因此「能濟」度「十方一切眾生」。

菩薩以此法船度眾生時，「自」已宣「唱」佛法說：「來」！大家來登「上」這佛「法」的大「船」！大家如登上這法船，就是歸依三寶，依法修學。這樣，生死苦海中的眾生，就能「從安隱」（與穩同¹⁸）的正「道」，一直前進，而「至於涅槃」。

這就是「度」脫「身見」——我見的此「岸」，而「至佛道」的彼「岸」。要知道不脫生死，只是我見繫縛。有了我見，就是世間，就是生死，就是此岸。一切法空無我，是破除我見而入佛道的正道。所以要到佛彼岸，必須「離」我見為本的「一切見」。有我見，就有常見斷見，一見異見，有見無見……六十二¹⁹種見趣，如滋蔓叢生，不易清除。唯有截除我見根本，一切枝末的見趣，才從此永盡。斷我見，離一切見的佛道，就是一切法空無我、無相、無願、不生不滅、不取不捨的正法。

菩薩以法船度眾生，主要是宣揚正法，以正法來號召攝受眾生，救脫眾生於生死大海。

4、菩薩盡未來際的廣度眾生

如是普明！菩薩摩訶薩應當修習如是法船，以是法船，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在生死中度脫漂沒長流眾生』。

為眾生學的法船普度，已如上廣說。

¹⁸【隱】：14.用同“穩”。安穩，穩定。《楚辭·九章·抽思》：“超回志度，行隱進兮。”洪興祖補注引《說文》：“隱，安也。”唐杜甫《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》詩：“幕下郎官安隱無？從來不奉一行書。”仇兆鰲注：“隱，烏哀切，一作穩。”《資治通鑑·唐玄宗天寶十四載》：“祿山踞床微起，亦不拜，曰：‘聖人安隱。’”胡三省注：“隱，讀曰穩。唐帖多有寫‘穩’字為‘隱’字者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11，p.1118）

¹⁹詳參《長部》（一）《梵網經》，《日譯南傳·六》，p.15-66。
印順導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744。

末了，結告「普明」菩薩：「菩薩摩訶薩，應當修習」這樣的「法船，以是法船」，在「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（無量數）劫」中，一直「在生死中，度脫漂沒」於「長流」的「眾生」。眾生在生死流中，頭出頭沒，如不遇佛法，永無了日，所以說長流。所說的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，舉一極長的時間來說，其實菩薩的廣度眾生，是盡未來際，無窮無盡。菩薩應這樣的度眾生，就不能不為了眾生而修習這樣的法門。

【附錄】：菩薩盡未來際的廣度眾生

《大智度論》卷 4，大正 25，91c-92b：

大乘之菩薩觀（評論說一切有部之菩薩觀而顯大乘菩薩觀之殊勝）

一、評迦旃延尼子弟子輩妄作菩薩論議

摩訶衍人言：是迦旃延尼子弟子輩，是生死人，不誦不讀摩訶衍經，非大菩薩！不知諸法實相，自以利根智慧，於佛法中作論議，諸結使、智、定、根等於中作義，尚處處有失，何況欲作菩薩論議？譬如少力人跳小渠尚不能過，何況大河？於大河中則知沒失。

二、評迦旃延尼子弟子輩論菩薩義之種種過失

問曰：云何失？

答曰：

（一）評「三阿僧祇劫滿方名為菩薩」之過失

◎如上言：「三阿僧祇劫過名為菩薩。」

三阿僧祇中，頭、目、髓、腦布施，心無有悔，是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如昔菩薩為大薩陀婆，渡大海水，惡風壞船。語眾賈人：「捉我頭、髮、手、足，當渡汝等。」眾人捉已，以刀自殺。大海水法不停死屍，即時疾風吹至岸邊。²⁰大慈如是而言非者，誰是菩薩？

◎第二阿僧祇劫行滿，未入第三阿僧祇時，於燃燈佛所受記為佛，即時上昇虛空，見十方佛於虛空中立，讚然燈佛。然燈佛言：「汝過一阿僧祇劫，當得作佛，名釋迦牟尼。」

得記如是，而言爾時未是菩薩，豈非大失！

（二）評「以三十二相而名為菩薩」之種種過失

迦旃延尼子弟子輩言：「三阿僧祇劫中未有佛相，亦無種佛相因緣，云何當知菩薩？一切法先有相，然後可知其實，若無相則不知。」

²⁰ 參見《賢愚經》卷 10（第 50 經），大正 4，421c-422b；《六度集經》卷 6（第 67 經），大正 3，36b；《大悲經》卷 4，大正 12，963b-c。

摩訶衍人言：

1、云何捨受記大相而取三十二相

「受記為佛，上昇虛空，見十方佛，此非大相耶？為佛所記，當得作佛，得作佛者，此是大相，捨此大相而取三十二相！」

2、三十二相非菩薩獨有

三十二相，轉輪聖王亦有，諸天魔王亦能化作此相。難陀、提婆達等皆有三十相；婆跋隸婆羅門有三相²¹，摩訶迦葉婦有金色相；乃至今世人亦各各有一相、二相，若青眼、長臂、上身如師子；如是等種種或多或少，汝何以重此相？

3、三十二相非於九十一劫中種，餘一生中得

何經中言三阿僧祇劫中菩薩不種相因緣？如難陀 (1)澡浴鞞婆尸佛，願得清淨端正；(2)於一辟支佛塔，青黛²²塗壁，作辟支佛像，因而作願：『願我恒得金色身相。』(3)又作迦葉佛塔中級。以此三福因緣，世世受樂，處處所生，恒得端嚴。是福之餘，生迦毘羅婆釋種中，為佛弟子，得三十大人相，清淨端正，出家得阿羅漢道。佛說於五百弟子中，難陀比丘端正第一。此相易得，云何言「於九十一劫中種，餘一生中得」²³？是為大失！

(三) 評「何時知作佛等」非三藏中說

汝言：『初阿僧祇劫中，不知當作佛、不作佛；二阿僧祇劫中，知當作佛，不自稱說；三阿僧祇劫中，知得作佛，能為人說。』

佛何處說是語？何經中有是語？若聲聞法三藏中說？若摩訶衍中說？

(四) 關於菩薩知當作佛之時間

迦旃延尼弟子輩言：「雖佛口三藏中不說，義理應爾！《阿毘曇鞞婆沙》〈菩薩品〉中如是說。」

答曰：

◎摩訶衍中說：「初發心，是時知我當作佛。」如阿遮羅菩薩於長手佛邊初發心時，乃至金剛座處成佛道，於其中間，顛倒不淨心不生。²⁴

◎如《首楞嚴三昧》中，四種菩薩，四種受記：

- 1、有未發心而授記，
- 2、有適發心而授記，
- 3、有於前授記，他人盡知，己身不知，
- 4、有於前授記，他人、己身盡知。

汝云何言「於二阿僧祇劫，知受記而不自稱說」？

²¹ 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 29，大正 25，273a24-26：「彌勒菩薩白衣時，師名跋婆梨有三相：一、眉間白毛相，二、舌覆面相，三、陰藏相。」

²² 【青黛】：1、中藥名。也稱靛花。馬藍、木藍、蓼藍、菰藍等。2、青黑色的顏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1，p.560）

²³ 參見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7，大正 27，889b15-24。

²⁴ 《翻梵語》卷 2，大正 54，991b15：「阿遮羅菩薩（譯曰不動）。」

◎復次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²⁵，何以故言三阿僧祇劫？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。

問曰：摩訶衍中雖有此語，我亦不能都信。

答曰：是為大失！是佛真法，佛口所說，汝無反復²⁶！汝從摩訶衍中出生，云何言我不能都信？

丁四 速疾道學

(p.275)又告普明：『復有法行，能令菩薩疾得成佛。謂諸所行真實不虛，厚習善法。深心清淨，不捨精進。樂欲近明，修習一切諸善根故。常正憶念，樂善法故。多聞無厭，具足慧故。破壞憍慢，增益智故。除滅戲論，具福德故。樂住獨處，身心離故。不處憤鬧，離惡人故。深求於法，依第一義故。求於智慧，通達實相故。求於真諦，得不壞法故。求於空法，所行正故。求於遠離，得寂滅故。如是普明！是為菩薩疾成佛道』。

四、速疾道學：

1、唯般若與法相應才能入法性海，疾成佛道

佛「又告普明」：此外，還「有」隨法順法的「法行，能令菩薩疾得成佛」。法門是這樣的廣大甚深，身命又如此的危脆難保！如未得法利而就死了，被可憐為『如入寶山空手回』。所以怎樣的容易成佛，迅速成佛，為佛弟子的普遍要求。佛也就在這開示修學時，明白地提出了這一修學法。

古人比喻：如船在港汊²⁷河渠中，一天不過行幾十里，拉縴²⁸，搖槳，還是那麼艱苦！如一旦船到大海，那時風帆飽滿，被形容為『瞬息千里』。

修行也是這樣：專在事相上修行，修行又難，功德又少。如能與法相應，心心流入法性大海，那就捷疾無比。《金剛經》說：釋迦在然燈佛處，悟入無生法忍，比之

²⁵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，大正8，243c4-12：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應生如是心：我當代十方一切眾生——若地獄眾生、若畜生眾生、若餓鬼眾生受苦痛，為一一眾生無量百千億劫代受地獄中苦，乃至是眾生入無餘涅槃，以是法故為是眾生受諸慙苦，是眾生入無餘涅槃已，然後自種善根，無量百千億阿僧祇劫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是為菩薩摩訶薩生大心，不可壞如金剛，住是心中為必定眾作上首。」

²⁶ 【反復】：再三考慮，再三研究。唐韓愈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：“沈潛乎訓義，反復乎句讀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2，p.865）

²⁷ 【港汊】：河汊，分支的小河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5，p.1444）

²⁸ 【拉縴】：1.用繩子在岸上拉船前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6，p.496）

以前的久劫修行，是不能相比的。²⁹悟入法性，才能易疾成佛。雖然如來適應眾生根性，說些易行易成法門，唯與法相應的法行，才是第一義悉檀。

如說極樂世界種種莊嚴，為易行道。這是說極樂世界修行容易穩當，決定能不退轉菩提心，並非說容易成佛。生了淨土，還得修行，一直到得無生忍，才能通入法性大海，一帆風順！

還有些說欲樂為方便，容易成佛，那無非世界悉檀，以欲鉤牽，使人樂於修學而已。

又有些經文，為了解怠眾生，聽說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就心怯引退。所以說三生、一生，即可成佛。那是對治悉檀。

有的不知佛法人人可修，人人可成，懷疑自己。於是佛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性，眾生即佛；指心本淨性為成佛因，以啟發向上向善的菩提心，那是為人悉檀。³⁰

²⁹ [1]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大正 8，764c-765a：「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」『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』。佛言：『如是！如是！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：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」。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，作是言：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」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。若有人言：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須菩提！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中無實無虛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」

[2]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585-586：「在大眾部，分別說系中，然燈佛授記，對於釋尊的歷劫修行，是一關鍵性大事。因為確認然燈佛授記時，菩薩「得無生法忍」，然後「菩薩為欲饒益有情，願生惡趣、隨意能往」；大菩薩的神通示現，普度眾生，都有了理論的根據。」

³⁰ [1]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，p.398-399：「發心修學大乘菩提道的，最「初」應發願菩提心，「修菩提心」而使他成就。能常念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真的造次顛沛不離，不再退失。在行菩提心的修學中，就是受菩薩戒，修「習」奉「行十善業」。這是大乘常道，以人乘行入大乘，悲增上菩薩的風格。依經說：初學時，名十信菩薩，也叫十善菩薩。修習十心——信心，精進心，念心，定心，慧心，施心，戒心，護心，願心，迴向心：這是以修習大乘信心（菩提心）為主的。但起初，『經十千劫行十善行，有退有進，譬如輕毛，隨風東西』。如一直進修不退，那麼經十千劫，就能「成就」菩提「心不退」，不再退轉而「入於大乘道」的初階——發心住。修習信心，要以十善，六度等來使他成就。修習信心成就，如頌說：『清淨增上力，堅固心昇進，名菩薩初修，無數三大劫』。但信心修習成就，也不大容易。為了維護初學而心性怯弱者的信心，佛說易行道方便，不妨往生淨土，等忍力成就，再修成熟眾生的廣大難行。或勸修天色身，成持明仙人再說。有的受不了生死道長，眾生性多，佛德難思，而忘失菩提心的，佛就為說化城，讓他作有限修行，小小休息，再來迴入大乘。這些，都是在初學大乘，而沒有成就以前，別出的善巧方便。」

[2]《佛在人間》，p.29-32：「施教宗旨：佛法是適應眾生的根機而安立的，需要什麼，就為他說什麼。如《智論》所說的四悉檀，即是佛陀應機說法的四大宗旨。說法的宗旨雖多，但總括起來，不出此四。一、世間悉檀，以引起樂欲為宗。如對初學而缺乏興味的，佛必先使他生歡喜心。隨順眾生的不同願欲，給他說不同的法。…。大乘的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

然約究竟義說，唯般若與法相應，才能入法性海，疾成佛道。³¹

2、疾易成佛的修學有十四句

佛說疾易成佛的修學，有十四句，分三：三根本，六要行，五求真實。

（1）三根本是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，與《維摩詰經》所說的一樣。³²

（一）、「所行真實不虛」，是直心。從現相說，真實不虛是心性質直，沒有諂曲。約實質說，那是般若與真如相應；是正觀諸法空性（《起信論》以正念真如為直心³³）。正觀實相，法性本空，並非落空成病，而是以般若無所得為方便，³⁴所以能「厚集善法」，如《般若

入佛智」，也只是這樣的巧方便。

二、為人悉檀，以生善為宗。如不肯布施的，就將布施的功德說給他聽。為說持戒，為說忍辱等功德，總之，應機說法，以使他的善根滋盛為目的。這與世間悉檀不同的：這不是為了隨順眾生願欲，逗發興趣而說法，是為了增長善根。這不一定是世間所熟識的，但必是佛法所認為合於道德的。

三、對治悉檀，以制止人類的惡行為宗旨。如貪欲重的，教他修不淨觀；…生善與息惡，在應機施教中成為二大宗旨。止惡，不但是制止身體與語言的惡行，還要淨化內心的煩惱。…。生善與止惡的目的不同，而眾生又因時因地而異，所以說法是有多種巧方便的。有的稱揚讚歎，有的又呵斥痛責；或讚此斥彼，或讚彼斥此。總之，眾生的根機，應該怎樣，就要怎樣說法。

四、第一義悉檀，這以顯了真義為宗，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。不信解這甚深的真義，而修行趣證，是決不能了脫生死，圓成佛道的。所以佛依第一義悉檀說，是究竟的了義說，這才是佛法的心髓。龍樹說：「三悉檀可破可壞，第一義悉檀不可壞」。

…世間悉檀，是可破壞的，但在時地人的適應時，是極好的方便。說到增長善根，對治惡行，原則雖古今一致的；佛稱道為「古仙人之道」，也是有著永久性的。但實施的方法，也會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。…。佛法施教的宗旨，有此四悉檀不同。弘揚佛法而要得到機教相契的效果，就得深切地注意四悉檀的運用才行，把握方便（前三悉檀）與究竟的差別才行。尤其是不能誤解方便為究竟，從根本上破壞了佛法的綱宗。」

³¹《成佛之道》，p.326：「般若現證法性空，不但不會如二乘那樣的趣入空寂，反而是方便善巧，成為一切功德的攝導者，成為一切波羅蜜多的總相。不論約那一方面說，般若決定是出世聖法的特質，非布施，禪定等所及，而為了生死與成佛的必修法門！」

³²《維摩詰所說經》，大正 14，538a-b：「寶積！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不謬眾生來生其國。深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。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。」

³³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大正 32，580c：「復次，信成就發心者，發何等心？略說有三種，云何為三？一者、直心，正念真如法故。二者、深心，樂集一切諸善行故。三者、大悲心，欲拔一切眾生苦故。」

³⁴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308：「一者，直心」：直心，是般若正見（依《維摩詰經》，直心是賢直心，無諂曲心），也即是遠離二邊，捨諸戲論的中觀。所以說：「正念真如法」。一切法的本性是真如心。正念，是與無分別心相應的念；明念不忘，無分別心依念而明徹，所以名為正念。若不能正念真如，墮於虛妄倒亂的心行，即不能成就菩提心。」

經》說，厚集是無邊積集的意思。

(二)、深心：菩薩的大悲心，「深」徹骨髓。悲與般若相應（名為無緣大悲），悲「心清淨」。雖法性空不可得，而以悲願力，「不捨精進」，利益眾生。

(三)、菩提心：菩薩「樂欲」——志願愛樂「近明」。明是菩提的覺明；近明是向於菩提，臨近菩提，這是願菩提心。以菩提心為本，「修習一切諸善根」。

這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，即大乘三要：菩提願、大悲心、真空見。大乘法必備這三心，有三心才直向佛道。如離卻三心，一切修行，都不名為大乘法了。³⁵

(2) 六要行是：

(一)、菩薩心恆「常正憶念」，如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念無常、無我，念法性本空、本淨等。菩薩「樂」於「善法」，所以一心正念，常

³⁵ 《華雨集·第一冊》，p.29-31：「要成就菩提心，必須具足三個條件，這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裏也是談到的。想要發信心成就——大乘信心，亦即是菩提心，必須具備：

一、直心，二、深心，三、菩提心（大悲心）。《維摩詰經》談到往生淨土行，也是要具足這三心，由此可見這是大乘法中最一般的内容。偈頌裏佛所回答的，就是指這三種心。

第一，「志意無諂偽」：這是說必須要沒有諂曲心，諂曲即不是直心。我們常說『直心是道場』，所以『質直心』是菩提願中的首要條件。…。如果生就了諂曲的性格，表面上是一套，內裏又是另一套，他的菩提心恐怕很難發得起來。所以將來成佛，必然是不諂曲的眾生，先達到成就。

第二，「所修行無詐」：詐，是虛偽，專做表面文章。不論是什麼修行，或念佛，或持戒，或禪坐，都不只是形式，為了給別人看的，而要至誠懇切地，實實在在的去做。在心底有著深切的真誠愛好，不徒在表面形式上下功夫，這就是深心的意思。

第三，大悲心：菩薩救度眾生的種種痛苦；最根本解決眾生痛苦的方法，即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：『……所有一切眾生之類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』。這是將眾生苦痛的根源徹底解決，徹底地離苦得樂，所以說：「住眾生涅槃，彼大悲如是」。…菩薩的悲心，是要使眾生安住於無餘涅槃，這就是百分之百地使眾生離苦。但是當環境因緣不具足，菩薩只能做八十分、七十分甚至只有三十分地使眾生離苦，這也是好的而應該去做。因為菩薩的教化救度，必須視眾生的根性而定，屬於大乘根性者，則教之以大乘法；屬於小乘根性者，則教之以小乘法；根性既不屬大乘又不屬小乘者，則以人天法門來救度他，因為這至少是要比眼睜睜地任他苦痛、墮落要來得好些。

結上所說，志意無諂偽，是直心；所修行無詐，是深心；住眾生涅槃，是悲心。此三心具足，菩提願才能成就。大乘起信論在最後談到成就大乘信心，主要也就是成就這三心，而所修所行，仍不外乎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種種。菩薩在這些行中修學，若到達了信心成就，菩提心也就能夠不再退轉了。」

時現前。

(二)、「多聞」佛法而「無厭」足心。因法義甚深，廣大無邊，所以聽法無厭，才能「具足」智「慧」。

(三)、菩薩應「破壞」自心的「驕慢」，謙卑和順，這才不致得少為足，能「增益智」慧。

(四)、「除滅」一切愛見「戲論」³⁶，心在正道，所以能積集「具」足一切「福德」。否則大好時光，盡從戲論閑話中過去了。

(五)、「樂住獨處」，這是「身心」遠「離」取相，遠離煩惱，所以無往而不寂靜。

(六)、「不處愞鬧」的地方。為什麼喧囂吵鬧？只是有了不清淨不如法的人。如遠「離惡人」，那諸上善人共會一處，即使人天雲集，也一樣的安靜呢！

以上六行，仍著重為出家菩薩說。

(3) 五求真實：

本著三心而行六行，以及六度等法門，而心心念念，唯求真實。

(一)、「深求於法」，「依第一義」而求，所求的是勝義法。如求世俗法，事相法，既非真實，也就不易成佛。

(二)、「求於智慧」：這不是世俗偏邪智慧，而是「通達實相」的如實智，即般若。

(三)、「求於真諦」：求那非虛妄，不倒亂的，這就是「得不壞法」。不壞法即法性常住，不變不異；得常法性，即一得永得，不再失壞了。

(四)、「求於空法」：這由於「所行」中「正」，正觀正念而能悟入。

(五)、「求於遠離」：這是真遠離，不起一切戲論，離煩惱，息生死，證

³⁶ 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324-325：「戲論雖多，主要的有兩種：愛戲論，是財物、色欲的貪戀；見戲論，是思想的固執。通達了無實自性，這一切就都不起了！」

「得」涅槃「寂滅」。

這五求，只是求於智證空性，體實相而究竟寂滅。

「如是」的依三根本心，修六要行，求五真實，「普明」！這就是「菩薩」速「疾成佛」的唯一要「道」了！

乙二 時眾奉行

(p.280)說是經時，普明菩薩、大迦葉等，諸天、阿修羅及世間人，皆大歡喜，頂戴奉行。

寶積法門的修行法，也已為普明菩薩說了。從始至終，法門圓滿，即以時眾奉行為總結。

結集者敘述說：如來「說是」寶積「經時」，始終圓滿。大乘行者，如「普明菩薩」等。聲聞行者，如「大迦葉等」。還有人天大眾，如「諸天、阿修羅，及世間人」。凡在法會中見佛聞法的，莫不「皆大歡喜」。對於這寶積法門，看作最可尊貴的，「頂戴」高舉，信「奉」而願意實「行」。當時大眾能頂戴奉行，自然能傳持不絕，流通末世了！